

# 韓國著名預言書

## 《格庵遺錄》

《格庵遺錄》是朝鮮中期大學者南師古先生(天文學家 1509 年~1571 年)少年時去金剛山遇一神人得此秘訣。南師古號格庵，故叫格庵遺錄。實際上，南師古只是照神人吩咐記錄而已。《格庵遺錄》連上通天文、下達地理的南師古也未能全部領會其意。《格庵遺錄》在世間隱身長達 450 年，1986 年韓國的一位姓辛的先生首先著手對此破譯。80 年代末期，此書成為南韓熱門話題。

《格庵遺錄》是一部舉世無雙的偉大的預言書。他用大量筆墨論述了法輪聖王下凡傳大法大道，普渡眾生。明確提到法輪功、法輪圖，包括現在法輪功在中國遭到的鎮壓也已道出。他明確指出，大聖人將是李姓氏，從長春開始傳法傳功。傳出的大法是這一時期萬法歸一的大法。

### 《格庵遺錄》關於法輪功創始人及法輪功洪傳節譯

1) 何謂聖人？木字姓氏，屬兔，四月出生在三八線以北，三神山下（長白山下）公主嶺人，出生“艮”，即在東北方。

2) 此聖人是天上王中之王，即法輪聖王，這次下凡人間稱彌勒佛，是傳正道的聖人。

3) 三言兩白：三言即真善忍，兩白即心白、身白（心性修煉與本體轉變）。

4) 用許多篇幅多種形象描繪了法輪圖形。

5) 提出法輪功有“清曲”“亞清曲”，“貫通血脈”。

6) 明示李氏聖人從長春開始傳法（青林）。

7) 《末道論》裏詳述夏季（7 月）20 日起大法遭受惡人鎮壓。

8) 大陸學員得經受災難而“後日明”。

9) 明示中國當局過一些年會改變對大法的禁令。

10) 是凡鎮壓大法的永不得生，億萬修煉者終有普天同慶之日，告誡不要因為暫時災難而離開大法，離者死，隨者生。

11) 李氏聖人傳的大法是正法，毫厘不差，明示要多學多看書。

12) 說大聖人不能住在京城，要去西方。

13) 傳法時間並不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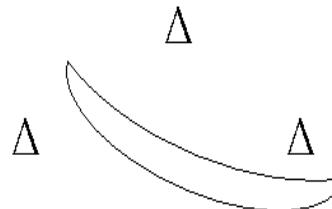
14) 不免獄，大法人員將遭受獄災之苦。

15) 明確說明中國雖遭受大難，絕大多數修煉者“鳥不離枝”，而當局惡言難以奪人心。

16) 此時代一切宗教全失效，趕緊得法才是唯一出路一天天喊天堂，連一步天堂都邁不近；日日念阿彌陀佛，也去不了極樂世界。

17) 對重大的歷史關頭作了逐一說明，也指出何時為末世。如人類再不醒悟，將在“怪疾”中毀滅，“十戶難剩一”。

18) 強調這次修煉修心性是根本，即“保命於三角山下半月形”。具體理解如下：三角山是三個三角的山，“半月形”是一個月牙，那麼三角山下半月形合起來就是：



正好是中文的“心”字，也就是告訴後人要保命於心，只有重於心法（內心的道德昇華）的才能在這次的正法中被保護下來。

19) 包括中國大陸發生的事變都是幾千年前安排好了的。

# 願清流注入人間

元旦期間給國內的朋友打電話問候談到法輪功。其中有一人對大法很難理解，理由是大法不爭不鬥，所以不被主流社會所接納。聽了他的一番議論以後，我想起了自己小時候的一段經歷。

上初一的時候我家從農村搬到了礦區。搬去後沒幾天，在礦區居住多年的姑父給我們上了“第一堂課”。他介紹說，煤礦不像工廠有院牆，它的很多財產都是在野外露天存放的。所以那裏的人都習慣於把煤礦的東西“拿”回家用。比如煤，除了單位發的煤票以外，極少有買煤燒的。而且在當時，就叫“偷煤”，沒人覺得丟人。相反，如果哪家不偷煤，反而會被認為是“壞人”，因為他們偷東西時還要防備著你，怕被你看見了去檢舉。要是大家都偷就相安無事。

這是怎樣的“主流社會”呀！

看看我們當今的社會，你爭我奪，爾虞我詐。越是強者越是如此。表面的相安無事埋下的利益衝突的導火索。在這樣的主流誘導下，人間哪裏還有一塊祥和的淨土呢？哪裏還有真正的幸福呢？

法輪大法的傳出，無疑像一股清流注入道德急速下滑的人類社會。億萬人在讀過《轉法輪》之後猛醒，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人。修煉後的道德回昇給人們帶來了內心的安寧。物質享受是短暫的，內心的昇華才是永遠的，是不朽的。人類道德敗壞是極其危險的事，人類自己在不知不覺中毀滅著自己。古時有釋迦牟尼、耶穌、老子講了修煉的理，又有孔子給人留下了做人的理。而今法輪大法的傳出，給人類之福澤是無法用人類語言形容的。

重德的社會才是人的社會。

小雨

### 小小說：

## 永遠的百合花

了一聲，隨口答道：“是啊，還真有這樣的人？”

女顧客接過紮好的大束百合，抱在胸前，看著周敏點了點頭，眼神中有種閃爍的距離感。

下了班，周敏騎車趕去醫院。

一週前，當周敏被居委會和警察叫去時，才聽說母親得了肺炎，高燒不退，生命垂危，躺在監獄醫院的病床上。可能是監獄不願承擔責任吧，今天周敏被告知母親已被轉到這家地方醫院，家屬可以探視了。

自從母親因修煉法輪功被抓進監獄後，周敏已經將近半年沒有見過母親了。此次乍見，她嚇得說不出話來。只見母親骨瘦如柴，臉龐腫脹。護理時，她發現母親牙齦都是淤血，門掉了一塊。

周敏下意識地感到可能不僅僅是肺炎那麼簡單。

她去找主治王醫生問怎麼回事，王醫生吞吞吐吐，說他只管治療，病人康復後還要送回監獄，其他的事要問問警察去。押送的警察一早就扔

下母親跑了，哪兒問去？誰敢問？周敏心底裏有股東西在壓抑中漸漸升了上來。

周敏在母親床前落淚。來紮點滴的小護士看見了，頗為同情，悄悄跟她說，“周小姐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講是我說的。剛才送你媽來的那個監獄醫院的女大夫，等警察走後，找空跟王大夫和我交代了一下病情。因為涉及到法輪功，她也沒敢說太多就回去了。你媽因為抗議關押而絕食，被警察多次拉到監獄醫院強行灌食。警察特狠，七八個彪形大漢摶著，剪刀、鐵棒、麻醉劑，連點穴都用上了。可你媽更硬，折騰幾個小時，嘴也爛了，牙也崩了，楞是沒撬開。那女醫生說每次她都在場，目睹整個經過，但無能為力。最後一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倒是撬開了，但亂插管子灌到肺裏去了。我看她說話的時候，好像忍著淚呢，可能因為同情吧。”

周敏氣憤警察，又傷心母親。好好的一個家，就因為政府一聲令下，便再無寧日。宣傳批判，搜查揭批，

抓人關人，哎……母親能不能挺得過去啊……，甚麼時候才是個頭啊？為甚麼受欺的總是好人？這樣的日子，叫人怎麼過下去？

敏嘆了口氣，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，走進母親的病房。咦？她一眼看見母親的床頭櫃上多了一大束潔白的百合花。九枝。莫非是她？周敏的眼前現出那個女顧客不太摸得透的表情。花束旁邊垂著一張卡片。周敏拾起來，上面是似曾相識的字跡：“百合花開，冰清玉潔。如同你心，純貞聖潔。冬去春來，花開遍野。”

周敏心裏一熱，連忙跑出去問護士誰來過了。小護士看週圍沒人，小心地低聲說：“就是那個女大夫啊。”她特意加重了“那個”的語氣。周敏明白了，就是監獄醫院的那位。

她輕步回到母親的床前，坐下，輕撫母親的短髮，既欣慰又傷心。沉寂。

沉寂中，時空好像凝固了。周敏就這樣靜靜地看著母親的面容。忽然，她的目光中飄出一絲愛憐的笑意。——原來她發現母親的臉上隱隱透出一層輝光，竟是如此的聖潔而美麗。

南星